

兩朝從信錄

八

庫文閣內			
八四函	二四架	八七九四號	漢書類

漢書門			
二四架	二四架	六九四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94	
冊數	24 ( 8 )		
函號	284	6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淺草文庫

祥雲菴常任

秀水

沈國元述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衝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部便

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

毋得疎虞。○廕名臣海瑞子海晏入監。

刑部侍郎鄒元標乞即行闡幽之典。疏曰：臣聞天下事有

談之若迂，視之為緩，而國體人心所必不可違，必不可無

者，則今日議卹歿諸臣之典是也。嘗見野鹿呦呦得一萍

呼，類相食，臣等皆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麋之不如矣。或

秋

深有關係  
之疏讀之  
增人識量

有諸臣中議論未一越分陳乞難容其情當事良有深意  
不知品望輿情有歸亡論其他

世廟即位于正德已歿諸臣俱蒙 卹恩即

穆廟登極分別三等後照等例推恩最為簡易今不過一  
轉念間國體人心頓爾亟回亦諸臣所樂為也解之象曰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折倘甲而未  
折未足以言大解追憶諸臣倘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識寧  
容多讓臣等年過其時矣位過其分矣今站立 殿廷之  
上龍鍾老憊大妨賢路而諸臣徒追逐寒風野草每念  
及心間沸熱夫沉雄果毅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為祥為瑞

盛德長者  
心術自是  
不同

經大經其  
議論

不安則為厲為妖故古之頌大臣者曰燮理陰陽錄用臣  
等是扶陽教恤錄沒臣是扶陰教殘紅落葉摠屬化立寒  
岩枯骨半是英賢既使見在諸臣有日以見太平亦不可  
使過去諸臣有鬱于占象緯萬代瞻仰是在今日惟  
陛下勅當事亟圖之矣

皇考襄事  
故移期

初五日順天鄉試

初六祭月夕壇

奠獻使駙馬侯拱宸萬燁 奉遷使伯王天瑞

鎮江奇捷

上諭兵部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稱毛文龍領

三方進勦

朝鮮犄角

兵恢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响  
 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王師貴在  
 萬全、機宜難緩頃刻、爾部即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嚴登  
 萊、巡撫陶朗先着原設將校、援遼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  
 前進策應、其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  
 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速  
 將兵馬錢糧甲仗等項、移催濟接、毋緩事機、  
 上又諭兵部、遼左恢復有機、但兵寡勢孤、昨有  
 旨傳與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  
 圖進取、梁之垣着即日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措發錢

糧及升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如議行

遼東巡撫王化貞塘報、據標下練兵游擊毛文龍報稱、  
 龍于五月十一日、蒙差委帶領各營軍丁二百餘名、赴  
 河東等處、招降叛逆、恢復疆土、准以便宜行事、至三岔  
 河、都司王表、撥畜民糞、誠陸元升、彭國昌、孫泉、民船四  
 隻、行至娘娘宮、候風、十六日、方得長行、次日至連雲島  
 上、蓋州所屬地方、打聽動靜、致書蓋州、偽署游擊楊于  
 渭、伏州尤吉、單蓋忠、金州劉守備、勸其歸順、人爭言劉  
 守備甚有內順心、一帶屯民、盛稱想望、  
 天朝救兵、如同饑渴、十八日至紅崖子、偽署伏州防邊  
 把總周永祚、帶領馬步八百餘人、嚴加防守、不容取水  
 官兵渴甚、且風逆、不能前行、二十三日、方至猪島、上岸  
 人民盡空、房屋燒毀、止遺無主、牛二十餘隻、當日犒賞  
 軍丁訖、七月初一日、猪島外洋遇大風雨、船隻打回六  
 十餘里、獲民船一隻、水手二十名、船頭李景先、原係鹿  
 島住民、願隨報效、因與千總憲劄、初四日至廣鹿島、先  
 令李景先、進島探聽、訪知島官胡可賓等、奉虜差委、搬  
 運牛馬糧食、勒取寡婦閩女、逼民剃頭、甲職差守備蘇  
 其民、率領官兵進島、捉拏島官胡可賓等、安撫一百六

八月

燕絕

快絕

史冊有光

有胆智

十餘家、民丁七百餘名、地方七十餘里、初八日、至給店  
 島、差于總張繼善、率家丁官養棟、張元証等、獲島官任  
 光先、安撫居民、王玉等二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初九  
 日至石城島、島官河國用、盡擊民、問寡婦、聞女、解送遼  
 陽、逼民、剃頭、從夷、又將村屯女婦、輪流奸污、民甚痛恨  
 島民、王國祖、趙流、走報、早職、當與千總張振、率家丁全  
 汝材等五十餘人、當獲島官、何國用、擒拿親丁孫得功  
 家丁李國保、李自忠、滿大、劉宗義、王南王、承薦、斬獲首  
 級三箇、李應龍等、擒獲叛夷一十二人、守備蘇其民、擒  
 獲佟應郎、并獲夷舟二隻、銅砲三位、鐵砲四位、鞍轡弓  
 箭、鎗刀、撒袋等物、收下婦女五十餘人、地方五十餘里  
 又獲買牛夷人一十二名、銀六十餘兩、糧米二十石、比  
 時有遼左衛廩膳生員王一寧、因遼城被陷、民無定主  
 父子直往朝鮮、要說天使、投揭國王、借兵恢復、遼左朝  
 鮮嘉其忠義、厚加宴禮、着令總督防護、再差進香使船  
 送其歸國、亦至石城相會、早職數千人、且謂孤軍進來  
 乘道得大、急重加聘禮、因謂共襄王事、且見者、民文傑  
 高啓民、船撐駕如飛、堪以助張聲勢、二人亦願為効力  
 遂帶回鹿島、又按本島住民吳承福、并百餘人、地方二  
 十餘里、大其長山島、收伏李二等二百餘名、地方八十

有機權

有線索

有變化

有調度

共一百餘  
人月得停

餘里、小長山島、收伏郭承儒等六百餘名、地方八十餘  
 里、色利島、收伏張四等一百七十餘名、地方四十餘里、章  
 子留、收伏李應節等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海洋島、收  
 伏劉時節八十餘名、地方五十餘里、王家島、收伏郭乾等  
 五十名、地方三十五里、李景先稱說、老岸住民、日夜想

天兵、如一招、揀必爭、歸附、早職、因差人、招撫、雙山等處  
 屯民、且括其間、頭角、稍異者、給與憲札、銀牌、以鼓之、民  
 皆踴躍、稱快、日扶老携幼、聞風而至者、一百餘人、早職  
 因至朝鮮、彌串、堡地方、潛令鎮江、避難人民、暗通、鎮江  
 士庶、咸共響應、次日、千總徐景栢、差弟徐六、潛渡、通款  
 且云、僞署游擊、修養、貞、選兵二百餘名、抄殺黃背、奴山  
 歸正人民、去訖、早職、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  
 勇、既、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正、可、拚、其、不、備、城、可、得、也  
 早職、細、觀、事、機、當、在、必、克、即、命、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振  
 李景先、張繼善、向、舉、禮、帶、領、家、丁、一、百、名、屯、民、崔、天、大  
 等、百、名、要、截、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王、甫、等、把、總、王  
 鎬、呂、一、學、張、魁、毛、承、祿、尤、景、和、許、梯、率、兵、一、百、餘、人、早  
 職、同、生、員、王、一、寧、督、家、丁、及、新、收、家、丁、沈、希、尹、等、及、屯  
 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二、十、里、上、岸、先、令

當一以當  
百  
可見用內  
應之妙

大快人心

用兵第一  
件好事  
恢復第一  
許縣者

守備丁文禮。暗通鎮江中軍陳良策。鈎為內應。分佈已定。鷄鳴俱薄城下。千總張元祉。尤景和。毛承祿。王鎬。號頭王承鸞等。持鎗先登。衆人一齊登城。喊聲大震。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陳良漢。蘇萬義等。自內殺出。內外夾攻。賊衆盡皆胆落。四下奔命。修養真率。夷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家丁。章得化。楊春。韓繼善。張吾福。張讓。流蘇。其國王進夷等。直前奮擊。修養貞被擊仆地。就縛。其子修豐年及家丁七十餘人。一時斬獲殆盡。蘇守備親斬首級三顆。張千總親斬首級三顆。其餘姓名另册同報。并獲鎮江守堡修二云。任守堡高守官。并幼子高永年。與黑夜奔逃。不知其數。我兵陣亡者。定有功。洪文貴被傷。劉大豆。成忠。張自恩。趙文德。王二。漢王。定國。收伏鎮江軍士四百餘名。馬匹。盔甲。器械等物。甲職當即進城。安撫軍民。秋毫無犯。民皆大悅。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歸者。絡繹不絕。甲職因以人心如此。正可乘勢進勦。隨將鎮江游擊事務。即委中軍陳其策料理。甲職一味收拾人心。招集未附。馮沾。王貞。周維新。李成。桂王。尚智。擒獲守堡陳九階。險山鄉兵千總。劉奉。舉。易。承。惠。等。擒獲守堡李世科。雙山住民付。登瀛。閔仲科。擒獲偽署鹽稅游擊繆以貞。解送甲職。審實情

有分職

可以書矣

題叙亦有  
倫次

罪輕重。除大逆。修養貞。久為酋虜。腹心毒痛。全遼赤子。罪不可赦。解赴聽審。正法外。所有從逆各犯。罪重者。登時梟示。以舒民忿。輕者。監候以待處分。其長奠守堡王可禮。聽用中軍。畢永佑。束身歸命。以待調發。寬奠參將。趙一。霍。亦。潛令人送款。哀求生命。切為甲職。以庸碌朽才。率二百餘烏合之卒。涉海三千餘里。窺取河東。頃刻之間。鎮江克復。寬爰一帶。城堡相繼歸降。數百里之民。望風歸附。士氣一伸。奴酋有可滅之機。是豈甲職之能哉。實朝廷之洪福。本院指示之功。而衆人之歸心。宣力不可誣也。如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振。以忠實之心。鼓舞勇敢之氣。隨戈所指。人無逆者。此可任于城之寄。以收擒王定國之功也。生員王一寧。當遠城陷沒。氣焰嚇人。大小文武官員。盡皆逃竄。寧以一介儒生。挺身渡江。說屬國君臣。起其敬畏。事雖未就。氣節凜然。已足以振起庸懦矣。及甲職延與共事。計畫立就。動中機宜。所宜優以職銜。委以軍事。必能展盡忠猷。以佐滅賊之功者也。千總陳忠。李景先。王甫。把總尤景和。毛承祿。王鎬。俱秉忠赤之心。厲勇敢之氣。宜各授守備之職。以寄一方之任者也。把總張元祉。張魁。呂一學。各懷勇捍之資。累著勞勩之績。所宜升賞。各盡其用者也。家丁劉繼祖。官養

實情真語

濕血剖心  
之談何聽  
者之不察  
可恤哉可  
痛哉

棟金汝才徐計功孫計葉問景楫肖仲文楊世魁主有  
功韓科白文學劉文學萬世金于顯龍等併者民鞏文  
傑葛起鳳龔誠孫泉陸元升彭國昌或奮勇爭先或勤  
勞不惜所宜獎賞以鼓士氣者也其軍民一百餘人隨  
軍征進涉歷風波備嘗艱苦亦宜重加賞賚以收衆心  
者也其所奉憲札給散題叙如此則豪傑向風人心鼓  
奮必爭先用命擒獲奴酋可唾掌得矣再為初下鎮江  
屯民不知  
天兵多寡踴躍來歸後因見兵勢寡弱人心解體訛言  
噴噴其朝鮮請兵咨文已經投遞未見回咨催促近臣  
俱以待上為辭不肯進以王叅將駐兵鹿島去鎮江百  
餘里亦不肯前進本城勢甚危切謂催調天下大兵四  
年之久未嘗收一勝之功卑職收復鎮江不假餘力徒  
以人心歸附故收功速且如援兵不至鎮江必不可保  
人民必遭荼毒嗣後即欲圖之此間之民心將以前事  
為戒人心必不可收遼事必不可為天下事亦不可知  
矣伏乞  
本院俯念垂成之功不可再隳速發救兵數萬糧餉數  
十萬速赴鎮江救兵一至則鄉兵可以畢集朝鮮亦必  
發兵助勢鼓行而前大功可立就矣併將生擒官兵俸

不易之議

養貞等二十二員名斬獲首級七十  
二顆緣由呈報到職為此理合塘報

禮部右侍郎鄭以偉奏曰臣聞先聖所傳謂之經後聖所  
行謂之制孔子為之極其志雖見于春秋之經而所遵一  
從特王之制即魯亦可觀意可知已蓋二者並存于天下  
祔廟之舉奉

欽諭禮臣茲者

皇考光宗貞皇帝

皇妣孝元貞皇后 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選之制

爾禮部遵照累朝典禮定議當祧

廟宮擇日具儀來行欽哉故諭欽此臣部始發知單會議

正是序及  
順祧之禮

憲宗宜祧及接太常卿洪文衡一揭大約  
睿宗以藩入宜先祧奉

玉芝宮臣惟周禮少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臣部職也昭穆  
之序親盡則毀而遞遷見于穀梁當時制雖不可知如朱  
子周廟圖大段迭居遞遷宣王之世穆王為昭孝王為共  
弟而繼共為穆則以弟而處穆之位不無少異有其舉之  
莫敢廢焉非者某居某不如而于中逆祧也鄭注祧之定  
超近上去遠廟為祧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廟之  
祭所以報本追遠其始本出于思故其意尚遠遠則有終  
然服窮則親盡世遠則精爽寢遙于此而不為之節則泛

而不切故其分尚嚴嚴則有祧二者實相為用凡祔以近  
而屬遠祧從遠而超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  
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

武宗是議改而非議祧也臣以為不在入廟而在

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

統矣可不考

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逆

祧乎

祖訓親王便殿叙家人禮來朝



天子以

祖宗所執大至見之。藩禮則然。若既稱宗則均貴爲天子矣。勢不得不復以大至臨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

睿宗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自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譏躋僖非與。曰僖乃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不得先君臣。穀梁謂以親親而言尊尊。故非之也。

睿宗既爲天子。而父子行視僖閔微不同。

武出孝而

睿出憲。既不先考。以尊尊而害親親。似亦不可。勢又不得不然。又僖閔之躋。或同一廟。而今制萬曆間圖

宣宗憲宗世宗爲昭

孝宗武宗穆宗爲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爲昭穆。而非以昭穆爲尊卑。亦未如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爲人子者爲之後。自正德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兄終弟及之文。實遵

祖制。斯詔一出後

孝宗則有子後

武宗則非序。繼統非繼後也。詔已成矣。天下無無父之

天子不考

睿宗而誰考乎。漢唐宋豈有此與。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祧

睿宗天下非不避之乃累朝終順祧而不改亦不忍奪肅皇帝之心以成一順不獨本于情亦限于序耳推太常之意祧而奉之

玉芝宮蓋裕祭同集祧 主于

太廟。祧裕並重。謂裕可合食也。四時亦可共享也。則祧與不祧等。故必奉

玉芝宮不必合食。方為得宜。臣豈以為非忠臣孝子之極思哉。第此等議論。值序及之時。因祧而議。似較圓融。然必藏主。藏主必裕。祧大禮也。不裕則非祧。非祧則非宗。尚猶難之。奉 主于

玉芝宮。不裕則非宗。苟可裕也。何必先祧之為快。况序不及之時。先祧于而後父于。跡欠順于序。稍違無匡于入而反紊祧序。未知果不悖經而反格于朝夫

天子雖貴人乎也。身為

天子與追王

天子皆

天命也。夏南山止祀禹而周裕及亞圉商不追王壬癸而周追王太王王季俱不經見之事。三代之制通出聖人亦何常之與有。宋祀禧祖朱熹以為是。德懿熙仁以

太祖皇帝遂為常典。臣鄉處士章潢曰。禮大。睿宗祔廟未可言也。祭尚感通情貴聯屬稍有間斷則無因感格自

孝宗而至。武宗乃一體也。自武宗而至。世宗則有間也。

睿宗正當父子兄弟之間而相與一堂之上也。如九廟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室而異坐。如同堂異室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坐而讓席。乃迎合者但知順承而矯枉者不免太過。彼布衣也。其言猶若此已。蓋僖閔皆莊子不躋僖而莊自無間文。公自可直通于祖。

肅皇帝既與武宗有間。不入

睿宗則宗祀中隔而不通。潢說蓋似有精蘊焉。惟讓席之說不知今

潢說有精

太廟圖

睿宗昭穆不惟與

孝宗分而又與

武宗分何緣讓席耶且自漢以下皆以人守拚天性而

蕭皇帝獨以天性拚人乎又以人乎伸天性臣考祖制則

蕭皇帝之心對

太祖而不疑然考之祝文及遺詔則承

武宗而不慙考

廟圖則質

孝廟而不礙敢道非

聖人之孝乎俎豆將百年矣習爲經常更累朝皆順禘道非

聖人不能創

肅宗皇帝之會

祖訓遺詔皆定陶濮園所無定陶濮園出于後人而

肅皇帝則出于繼統者也可一槩論哉若謂毅然改正書

之史冊爲美談夫易有幹父之義而尚書無改祖之訓矧

制出

神聖垂之數代而以愚賤酌改匪夷所思實于明倫大典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願有知禮之名而不敢信經而疑

兩京從信錄 卷之八  
制太常又云  
成祖宜萬世不遷當立文世室至  
武宗而止

世宗入繼亦宜萬世不遷當立武世室而  
睿宗宜另立廟此非太常之說歟伊尹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註謂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非擇德  
之盛衰爲祧之前後也祧法論親不祧法論德自商而然  
矣太常旣以

睿宗爲百世不遷之主德莫盛焉親未盡也何祧之速也  
如謂不宜而速祧孝子善則歸親况祖乎即漢唐末亦無

人心即大  
禮之原

此改正法若是親盡方議不必懸立文武世室如周制斟  
酌盛德而祔不毀夏亦非今日事也臣籌度數四心有  
敢即謂天理非能觀會通之原而自以爲是請以此議與  
太常議並存正不嫌異同耳已會同左侍郎周 上疏復  
據情以脩

聖明採擇衆言淆亂折諸

聖明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斷自

聖衷早賜定奪施行臣等無任悚息隕越惶恐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此奏考據詳確禮制益明奉桃廟室仍照原議

陝西產麒麟

華昌府會寧縣原川里鬪寡婦家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光焰起野家有黑牛產一犢渾身是麋徧體班文天成鱗甲連叫數聲婦不知以為為怪也擊之而處欲瘞之于一老人以為神物取而供奉如神禮凡四閱月體絕不腐臭府守知為麟擇地置塚告祭禮葬之遂以其事聞于朝

市馬宣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密餘鎮如舊

給奉聖夫人客氏坟地二十頃

經畧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進恭謝疏

中秋節

賜輔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啓遷

孝元貞皇后梓宮欲祔葬

慶陵故先于是日告啓仍

命輔臣朱國祚護衛

命工部錦衣衛等衙門平治

梓宮經過道塗

自大明門迤東直至得勝門裡外直抵山陵沿途帶街渠

進呈祀冊。改於九月十五日著爲令。

贈汪可受兵部尚書廕一子汪道春入監。

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爲主將。毛文龍升叅將爲裨或

駐義州。或即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

經畧熊廷弼奏曰。臣汰退不堪援軍。發回另補。併從實叅

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蓋向來援遼軍馬。各地方留精壯

自爲。乃專送一種孱弱老瘦之物。塘塞無數。臣前次經畧

時。無疏不哀求。科道之條陳。

明旨之督責。無時不申餒。而督撫鎮道等官。置

君父于度外。視

明旨如弁髦。安忍坐視。不肯照顧。當是時。猶有遼瀋奉集

支撐。可緩。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旣陷。河西爲賊口中

物。陵京岌岌中殆矣。各省鎮獨不聞遼報。一至而

冲聖震驚于上。都人撓亂于下。家眷擠城而爭出。九卿畫

地而守門。侍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倉皇而請死。在京各衙

門。競借差以抽身。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竄之光景乎。

自爲人臣。言念及此。并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其忠義

矣。滿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有

四萬出關。仍是孱弱老瘦。搪塞之物。而延緩人馬。則不幸

而臣值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回護者。每唱一名。嘆一

氣驗一馬墮一淚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至今日而遂有所逝于天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臣下教場同山右道副使陶珽摠兵官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領兵守備何達領定邊營家丁一百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靜路家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賈登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健丁一百九十餘員名千摠馬登科領塞營內丁六十名傳良臣鎮原任摠兵冗乘忠內丁七十餘名寧夏守備周宗克領兩河家丁六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采拔十尚可得八而延綏馬匹小瘦寧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但使軍馬如此即稍夾以一二老弱臣亦包留帶用何敢苛求後

點薊守備王延祚下官軍一千一十四員名別是一樣人物臣與鎮道皆感眉合眼不欲觀若要盡情汰揀十不得三又恐退回太多往返費累不得已量退三百九十七名千摠項守程下所領摠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量退三十九名初七日前屯教場點游擊高從龍下官軍九百五員名比王延祚所領又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摠李登下官軍六百九十五名比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十名詢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經巡撫過堂而高從龍李登人馬則巡撫委中軍哈元勛摠領委坐營高麟朦朧驗發者以此一起不如一起而至于馬匹毛骨脫露血肉淋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三。五。  
 瀉。即。本。日。扶。至。點。所。一。面。點。而。一。面。倒。者。種。種。也。退。軍。遺。  
 下。馬。匹。儘。稍。壯。者。聽。與。留。軍。馬。瘦。者。兌。換。餘。皆。恐。死。道。路。  
 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議。為。本。旦。暮。待。斃。回。又。無。  
 料。行。不。兩。三。日。饑。死。立。盡。不。如。變。價。作。速。處。路。費。除。行。道。  
 鎮。估。值。留。餽。資。軍。回。還。外。通。計。四。項。原。發。官。軍。二。千。九。百。  
 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關。二。千。七。百。六。十。員。名。今。  
 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曰。留。之。亦。聊。以。備。看。營。  
 守。家。搬。器。運。糧。之。需。而。非。衝。鋒。破。敵。之。用。也。據。王。延。祚。等。  
 揭。稟。鎮。將。等。官。賣。派。弱。推。送。押。領。一。一。情。節。不。欲。瑣。述。入。  
 疏。只。如。高。從。龍。哭。稱。身。本。久。廢。被。原。領。叅。將。吳。世。爵。以。賄。

脫。而。砌。已。代。替。李。登。哭。稱。身。本。空。閑。被。原。管。千。總。李。春。華。  
 以。賣。脫。而。斬。屈。無。俸。甚。至。千。總。王。四。哭。稱。已。本。花。兒。詎。思。  
 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  
 可。知。矣。頃。該。兵。部。覆。職。前。疏。一。款。內。稱。各。鎮。既。已。發。兵。專。  
 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其。沿。途。逃。竄。生。事。擾。民。者。道。  
 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簡。未。精。及。逗。遛。愆。期。者。督。撫。  
 降。斥。該。鎮。臣。仍。申。逮。繫。之。請。奉。

聖。旨。依。議。行。今。延。緩。軍。馬。二。千。七。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  
 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不。精。孰。有。過。于。此。者。律。以。新。奉。之。  
 旨。巡。撫。應。降。斥。摠。兵。便。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望。

履任方新，自所調發，俱在未奉。

旨之前，應重加罰治，以警其後。至于摠兵杜文煥父子叔侄世受國恩，而頃以廟祀卹廕，加于違制僨師遺禍。到今之悍帥家門，榮幸尤古所未有者，文煥亦可知。感知格矣，畏懼援遼，動輒稱病。伊子杜弘域原調東援，百計規避。今又謀在巡鎮募兵，通州駐札，據商從龍揭稟，每兵馬駐銀三十兩，原募許招餘丁鄉民，文煥派各營路爲子代募，各官遂將部下精丁盡數抽選，以致正調之兵多是瘦弱，其言固難盡信。卽以項守程所領文煥之內丁，聞亦抽自邊塞者，而孱弱乃如此，則何不以爲子精選者爲出關。

一精選也，似此欺玩，卽加以逮繫，亦不爲過。但事係旨前，法無二論，欲要調出遼東戴罪以立功，但二豎屢見推託，臨期僵臥，終悞事機。不如革去職任，永不叙用，其應換軍馬原調家丁，摠付杜弘域，年少未任衝擊，而文煥愛子之情，重于愛國，弘域一來，凡標下精壯，各路殺手及門下慣戰之勇將，孫雄、尤秉忠等，一齊俱來，此亦調兵之一法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卽爲議覆，將撫臣張之厚從重罰治，摠兵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叙用，其原調家丁及此番退換軍士，務選精兵，責令杜弘域親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俟有

戰功免其前罪仍照功升賞又據關上諸臣謂向日出關軍馬不堪更有甚于此者定擬親至廣寧嚴加退汰但恐先發回去然後換來營伍空虛防守不足更祈

覆旨申飭該部轉行各督撫鎮道凡已發過軍馬難保無退回即挑選強兵壯馬預備待臣疏覆之日即着該道及

見任能將統領來遼聽職過驗果係堪戰照數允補此皆在未奉

旨之前既已挑選來換俱俟閱議若來換兵馬仍復不堪及在奉

旨之後調發猶以孱弱老瘦充數者督撫定議降斤摠兵

定行逮繫必不敢自食前疏之言使朝廷有不信之

旨而且以

祖宗之疆土自家之軀命為人作情面也統祈

聖明裁斷施行

### 奴襲金州

奴賊奸細京省俱通向來我東勦之議未成彼亦視此南四衛為不足慮今聞我聯絡朝鮮遣有專官設有重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也是以發兵戮之以隔絕往來之路而實陰整其謀犯之兵并布置截路之計轉盼風高彼來為易我應為難勢在孔棘所當添兵協防者也

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州密邇為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復寬奠約結朝鮮以俟大舉

二十二日祧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改于九月十六日因襄事故皆移期

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憲職宣諭朝鮮夫宣諭朝鮮之謀臣有成美于胷中久矣臣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驅

條陳應行事務為八款惟

皇上採擇

一用礦徒以鼓忠義之氣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盡遭李永芳毒手而尚有萬餘人奔入朝鮮夫中國費數十萬金錢大約安家行糧二十兩始招一人尚趨趨不肯出關今見有礦徒尚義不降陷在絕域倘不加存恤為饑寒所迫散竄外方則不惟隳忠義之心亦且損軍實之數當速賞金錢數萬宣布今

天子匹夫匹婦不忍推而內之溝中則就中豪傑可為商之夷齊周之魯連而其餘亦皆田橫五百義士也此固急宜招採者

一用韓宗功以收桑榆之功古人用將每每因敗為勝韓宗功為我廢而其肺腑之親以罪逮繫獄而奸人乘隙誑誤使抱大恨今且身陷絕國尚有督卒礦徒設奇取勝擊折叛臣永芳之手此雖傳聞未的然礦徒與永芳為難不降奔入朝鮮則其愛國之忱昭昭天日而韓宗功與李永芳水火之形不待表暴而自明苟不竟為昭雪優以重擢付之東方一而何以鼓豪傑忠義之心所當亟加大銜聽經臣節制之方者也

一用韓宗功以招四衛金伏海蓋四大衛為遼東膏腴之地世族大家根深盤據前者遼瀋之破人心震懾疑其潰矣及人心稍定生員持白挺撻其利兵以出則奴酋鼯鼠之技已窮四衛向在之心亦浸浸而起惜哉兵力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韓宗功統有餘眾數千人內豈無親戚肺腑以招呼間里鄉黨可以間諜使之變服以歸約舉大事大兵一臨則四衛頓復四衛為我守而遼瀋之人心搖破竹之勢操在我矣  
一用魚皮達子以用間夫魚皮達子即所謂江夷也姦

其石如亦  
有用江夷  
間之計

地產參貂、江夷亦產參貂，奴轉收江夷之參貂，以聚我之財，因我之財以屏利其兵甲，而練其衆，以得志于我。然江夷地廣而無君長，奴雖收為用，亦不能盡其類而虜也。我收其餘衆，用間用奇，在臣與梁之垣密謀之。

一用朝鮮，以用魚皮達子，從奴寨，密宮塔少東，盡于鳥龍江，北盡于長白山，皆江夷地也。長白山、烏龍江，皆與朝鮮成境，道接壤，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達之路。則用朝鮮以通江夷，用江夷以行反間，正今日第一要緊之着。其間賚郵朝鮮，以鼓舞其士心，通江夷以妙行其反間，臣自有勝筭，但機不可預洩。

一用朝鮮，不可秋毫有犯朝鮮。堂堂天朝，無仰給小邦之理，集兵三萬，稍為籌畫，參貂商市，自能沛然有餘，且利權欲其操之自我，不可倒持。事權亦欲操之在我，不可仰人鼻息。且小邦則仰市利，而我仰給些須，糧餉于小邦，則我輕，我重則威重，在我戰勝，攻取其自信，我輕則先自潦倒，依人鼻息，安能戰勝。攻取也哉。其間運用，容臣至彼中，與之垣酌量而行。

一多齎兵餉，以成犄角。三路進師，一由廣寧，一由登萊入旅順，一由淮揚入鴨綠江，此正法也。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當三路之師未集，臣與韓宗功揀練東山衆餘

且臣之容，原任都司談京仁奉使朝鮮，久作倭營，老于行陣，而劍俠之士，可備前鋒。臣與奴日構于東，朝鮮過其精銳，而經臣可鼓行渡河，以入遼陽矣。奴反戈與經臣爭遼陽于西，而詔臣又安行入密宮塔矣。奴如分兵以禦臣，勢必不能支。經臣得復遼瀋，復開鐵集撫順，而奴衆不敢與爭，何也？臣料奴之精銳，不過四五萬人，分以守家，分以爭遼陽，分以禦朝鮮，則經臣頓行十萬之師，所謂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者也。酋奴易臣而不脩，盡銳以爭遼陽，則臣出奇兵以擣其穴，雖有鬼神不能為奴謀矣。奴如善計，近處尚不爭，則可東復而李永芳之首，可馘近引趙全故事，以結經臣之局。此制奴之一奇也。

一多齎火藥，以備戰守。兵雖以奇勝，行之未嘗不以正也。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節制之謂也。臣在之垣標下，所領一隊，大約以三萬人計之。奴寨地險，不可用車，然須用扁箱車六百輛，大將軍十位，虎蹲砲二萬，將軍之屬六十位，佛朗機六百，鳥銃三千，三眼鎗一萬，標所用硝磺三十萬斤，鉛子三萬斤，兵分爲十隊，步步為營，步步為守。其間設伏用間，俟臣彼時相機進剿，伏

劉祖述

聖裁

程番等司廣西泗城等兵每兵挾弩長一發五六矢傳  
簇以藥毒不可言中者歿挨掖者歿看視而點染者亦  
歿誠利器也倘令彼中選募多人携藥箭數萬可應敵

二十五六日百官哭臨思善門外并宜春宮

二十七日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提督護送英國公張惟賢恭請

神位駙馬冉興讓護送大小九卿科道等官朱純臣柳昌

祚吳宗周郭欽孫之益包見提王德完陳禹謨田爾耕公

鶴鄭璧王佐孟時芳楊東明薛貞邵輔忠趙一鑑周子愚

陳璽李精白王守謙

題主大學士劉一燦監禮侍郎周道登鄭以偉

二十九日

梓宮至沙河○贈全天叙禮部右侍郎廕一子

廕劉曰寧唐文獻各一子入監

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乏醴政敢畧陳其槩鹽猶

水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

未有無弊者請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

十二府而派引七千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

派引六十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八萬

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寡

孫公饒于  
經濟更精  
于鹽法故  
議論鑿鑿  
可設之行

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嘗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引價餘鹽參差懸絕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于閩蜀南直三處止納鹽課并無邊中額引難遍地方私鹽到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廩之虛遼平即止不久爲地方累也今不得已括及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尚可議焉商應支而責之買灶應供而索之價殊于鹽法有鑿或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補鹽十五斤連折價共納三錢徑批引赴場關支不必令灶戶上納折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灶遼事寧日即日議寢似亦可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

九月壬午

初一日進祀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地裂湧血

廣西肇慶府六月十七日天氣燥熱異常城門外火起  
延燒小房一十二家秋苗未熟在祈禱二十日酉時  
天忽陰雨如注有西門外王體積家店前廳地上微折  
處血水噴出如灼突泉狀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及  
體積忙亂跌足視立于旁血射其身并其足傷數處地  
方人共掘沈深至四尺餘下盡皆水並無別物里中言  
體積母曹氏父故復嫁梁家生弟梁彥才彥才長成販  
私鹽被地方同鹽客擒獲彥才毆死體積與兄體餘受  
買和銀三十兩焚其尸滅跡體積分其銀買店居住此  
血或是彥才冤所洩矣考之往往徵應又未必盡然則  
在上者惡可不  
猛為修省乎

梓宮奉安陵殿

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

丙月定言象

卷之八

三九月



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漢光念戰場之將。

則代分妻子之憂。宋祖思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

所以能鼓舞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

士拋妻棄子。披路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臥不解

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麟白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

之文武將士。則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于遼之文

武將士也。近者臣連接報。惟見

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容氏保護。效有勞績。着戶部速行

擇給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一則謂魏進忠侍衛

有功。着工部于陵工造成。叙錄在內。一似私恩。為惓惓者。

實乎心體  
物之言非  
借事箴時  
也

明眼人預  
看破此二  
逆為國家  
大禍胎故  
百鍊發之  
不惟服其

原更解其  
職

微臣苟可將順。何敢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臣朝令臣

畏罪不言。忍視

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甚。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

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纒振。捷伐有機。人心瞻仰。

專在朝廷。臣等不諒者。以為我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

積苦。

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征東文武將士

聞之。以為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為

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微

疑轉深至

聖衷之眷注重

天語之叮嚀。毋乃解其體而灰其心。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為即客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待衛可賞。何妨優以金帛。如若

聖諭。加給田上。明示叙錄。昭播聽聞。殊傷

聖美。又况

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

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乃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

疏中。大帽短衣。幾同行伍。泥頭土面。有同塑人等語。深為

以禮範君  
臣之大以  
防君忠  
之大

熱血滾沸  
視此不及  
疑疑

之。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云。自來無逐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早洒。以謝知己而已。臣又不覺為之泣下。臣意以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

明旨。遣使資金。急乘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

朕臥薪嘗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

此。則三方將士。皆知挾纊投醪。四衛人心。罔不披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顧小。而遺大。臣又不敢也。用是昧死以聞。奉

聖旨這奏內奉聖夫人護墳地畝前，有諭旨念阿母比例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遼東文武將士披路眠沙，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聞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諳大體，姑且不究。京城守禦定議。

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為本計者。該臣節次申飭，科道分管簡練，已有成畫。近臺省陳言，有深裨營務者，禮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數，廣西道房壯麗欲新營軍之甲仗，刑科劉弘化陝西道李達各欲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良棟欲核營兵之全數，游鳳翔欲清營軍之替役，南京廣東道王允成欲革提督之助臣，大率謂祖宗朝原額營兵數十萬，兵非不足，而法久廢，訓練無人，以影占之餘，當積弱之後，分營簡閱，科臣李精白抽壯丁七千八百八十名，列為上等，合五營，共揀應得勁

遼勁卒

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付之知兵之將，厚犒以恤其私，而鼓其氣，衣甲器車等項，工部往往藉口曰：該部供京營之急需，而敝鈍如此，太僕寺往往冒名曰：寺馬供車營之騎操，而倒損若此。此又巡視諸臣所當一一置問，責令製造補給，以期實用者。至于擊刺格鬥演放火器，允宜責成邊將，無令文武分閱，終以軍旅為兒戲。查大明會典，京營提督率用助臣，景泰弘治嘉靖隆慶年間，每革助臣而以尚書都御史會同大將管理，已而又輒易為助臣，蓋助臣與國誼同休戚，勢共安危，六軍之眾，耳目手足，屬之久矣。一旦議更于事體未便，合無仍于助臣中選擇廉勇一人為公論保舉者，臣部照例會推，營管多缺，幾二十員，該臣部查明議補，宿將除杜文煥見任榆林，總兵張國柱見任大同，總兵李懷信楊肇基議加府衙備用，其顧思忠儻思蔚將官宋維慮商華、楊鶴、熊明遇、楊連、李若瑋、畢茂康、徐光啓、邢慎言、李若星、劉時俊、朱國禎、章嘉禎、倪斯蕙、喻思恪等，該吏科酌才品及時起用，非臣部所得擅擬也。既經題議，相應復請，候命遵行。

兵科給事蔡思充上言。臣適看詳章奏。兵部尚書張鶴鳴等為廣寧事機可乘。廣寧兵機宜。決一疏奉

聖旨。據奏進取機宜。便行與經撫各官。參酌情形。決策制勝。仍作速會疏密奏。欽此。摠理侍郎王在晉為兵機已動。眾怒堪乘。一疏奉

聖旨。三方犄角。以圖恢復。廣寧根本。進取倍宜萬全。

勅諭經撫。已有旨了。欽此。二臣之意。摠為毛弁孤軍當援。南衛屠戮堪憐。西虜已結之兵。一散難以復聚。河水將合之候。奴馬易以馳驅。老成長慮。見可而進。無悔失時。而

廟筭周詳。于赴機決計之中。寓量敵觀變之意。當無遺策。

臣竊度之。自遼瀋淪陷以後。奴之堅甲利兵。數倍曩時。而

我之車馬器械。遠遜昔日。何所恃以制勝。惟是遼左之民。以憤懣制挺。可以撻代。西虜之助。順堅盟。飛鳥業懷好音。耳。據遼撫王化貞書云。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眾仰

攻被傷三四千人。奴眾不能軍。因求救遼陽。奴子三人。并三四叛將。又率八千人。往至蓋州。持一月糧。為困圍鐵山。計夫遼民萬。歿一生。據險扼之。以待弔伐。此民心之可信。

者也。虜或懼禍。賈勇為我前矛。或覘風觀勢。為我後勁。此虜情之當度者也。或投石超距。有歿之心。或殘息餘驚。無關之氣。此軍情之當度者也。數者廟廊之上。未必知。而

民心可信

虜情當度

軍情當度

解鐵山

經撫二臣稔知之使虜悉衆向潘陽而我合水陸之兵據海州追遼陽奴喘息不定必卷甲回巢自是勝筭萬一懷猶豫而鐵山之圍勢難坐視以灰舉義之心則偏師渡河潛襲海州乘奴賊之虛解鐵山之急經撫無待再計矣孫武子曰爭地吾將趨其後奴正仰攻鐵山而吾躡襲海州使賊不得不舍彼而抹此于法誠合第岔河距海州六十里廣寧距河一百八十里計程非一舍何以潛師而渡使敵不吾覺一鼓而成功且勢在必爭何以先聲而奪使敵不敢援孤城可長守則或以輕騎迅發或以重兵接濟或河上多張熾列炬以壯軍聲或預約西虜揚言疾走蓋州

廣寧

中外策應

以寒奴胆至廣寧根本之地既分兵以圖取當嚴兵以厚防黃泥窪衣帶之隔宰賽既納賄以請和紗花固須結而勿變經撫必饒有早計也顧所謂策應者非但以外應外必中外呼吸相通乃不苦掣肘亦不慮捉襟臣伏讀聖諭兵馬錢糧甲伏等項責成該部以移催接濟昭如日星今保定之車解運抵京者半月矣工部以錢糧不敷車牛莫措尚費區處且由都門至廣寧每車一軻費不下十餘金苟非製造可用徒糜錢穀則一切戰車揀選起運早一日早接濟一日之急其紙甲所需舊綿二三十萬劬按臣方震孺已久爲揭請梅花甲續有造完不論多寡該廠

甲 車

兩朝從行錄 卷之八  
緊行解發川湖浙兵之在途者宜適其行本折二色以養  
兵者速籌其足。要必諸臣宵旦凜凜無忘三四月震撼光  
景而後呼必應應必速。雖數千里外痛癢可知庶幾無負  
天語之叮嚀。伏乞 勅下中外臣工乘機酌勢決斷施行。  
上諭兵部曰鎮江鐵山俱中國順民資遼犄角豈得不亟  
為援救廣寧恢復根本舉動倍宜萬全屢旨自明這所奏  
經撫書辭互異便馬上差官傳與二臣協心商確務求其  
濟仍將彼已情形進守機宜遵前 旨會疏密奏卿居中調度宜諮計異同從長參酌贊朕裁  
決以收廟勝。

諭經撫和

初七霜降遣陽武侯薛濂等致祭 長凌等陵

上諭內閣曰朕今

皇考妣梓宮升祔玄堂山陵襄事大典禮成閣部文武大

臣俱效勤勞特茲加恩以示眷酬所有應得恩典卿等傳

示該部酌議具奏

御史姚應嘉上言

聖治以堯舜為宗聖孝以繼述為大敬陳追慕之實以備

聖明採納讀詩至閔予訪落諸篇一則曰夙夜敬止繼序

思不忘一則曰訪予落止率時昭孝而後知古先哲王之

續緒嗣服其精神意念無一刻不傾注于先王也傾注深

升祔禮成  
那恩文武  
臥臣

則繼述自不能緩矣。恭惟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以一月之懿徽在宥天下而以萬年之  
統緒屬望

聖明當

靈駕之駐內廷也。

皇上猶得以不時瞻謁依然膝下乃今

玄宮告闕祔廟肇舉臣等趨蹌有事涕從心隕我

皇上至孝性成一念哀慕所為思罔極而儼如存者不知  
如何悽愴如何痛切以為慕之于几筵椽栴其慕為虛而  
見之于陟降覲揚其慕為實今

音容雖杳遺命猶新彌留之言不顧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乎至筆之

遺命則諄諄于親賢勤學立政安民出入起居之必慎而  
左右待御之惟謹蓋謂此數者即為堯舜之實事實功也  
皇上試以今日之所行質諸

皇考之所命果克盡而慊乎亦猶有未滿而當黽勉乎臣

請得而質言之大寮庶寮克滿位寧可不謂任賢然而

朝見之外未聞召對召對之外別無敷陳似于一體誼

猶未洽也稽古帝王平居宴見煖閣咨諏甚且令諫官隨

宰相入閣議政一時君臣不啻家人父子然亦何盛也我

皇上宜以此為法。心膂真以為心膂。不嫌晝接之勞。耳目真以為耳目。常擴止輦之度。但使一德交孚。而四聰必達。則賢才輔而化理易矣。講幄弘開。談經論道。可不謂講學。然一歲之中。所講幾月。一日之中。所講幾時。似于就將之功。猶未純也。稽古帝王。春誦夏弦。秋禮冬書。甚且勒銘于盤于昭。鑒于戶牖。無地無時。非學者抑何勤也。我皇上宜以此為法。講在而學即在。審問慎思。非章句之徒。涉講息而學無息。考治鏡亂。曾燕間之可荒。但期與日俱新。而又惟日不足。則德業就而熙緝于光明矣。皇上自臨朝聽政以來。宵旰圖肝。理何念不軫民艱。然而轉

安民

輸遍于海內。加派空乎閭左。嗷嗷小民。似有不聊生者。稽我

仁宗昭皇帝。聞淮徐山東饑。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以當聞該部為請。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士奇書詔用。璽隨行。而始聞之。抑何孜孜為民也。

皇上宜以此為法。水旱之蠲賑。必及其時。不急之徵需。姑從其減。而又嚴貪墨之誅。擇廉明之吏。以拊循而噢咻之。庶幾民有寧宇。而太平其有日乎。頃者



中闈正位兩宮並建擁護

聖躬已慶得人第恐恃安忘戒而起居出入之際微有不慎所係匪輕。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帝王居安常懷儆備日夜時刻不敢怠玩又曰凡夜當儆省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抑何祇慎也顧

皇上當存是心。鍾鼓琴瑟有節。出王游衍有時。飲食嗜好有度。風雨晦冥有謹。俾強固之福與鴻龐之祚維結萬年。皇考陟降之靈其慰藉當何如乎。自蘆受王安兩奸壻各就處分。魏進忠辭免。恩叙輒蒙。

皇上裁允于此見

君側肅清誰敢矯竊惟是左右之間端謹者不乏而容悅者亦有。

謹左右

太祖高皇帝嘗曰闈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立法傳奉酒掃不許干預政事抑何遠慮也願

原易辨別

皇上常存是戒其勸我以勤學聽政者必端謹也則庸之其導我以聲色佚樂者必邪佞也則遠之推之而內降必禁嘖笑不假不惟端謹者必勉其終而邪佞者即欲假竊以行其私庸可得乎外此更當推廣

先帝遺意并歸粹美

皇上而有一追慕

先帝之心必有一繼述

先帝之事

皇上而念念

先帝則念念堯舜矣

皇上而事事

先帝則事事堯舜矣。還質遺命。更何歉焉。當舜之時。苗民

逆命。帝舜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而有苗格。今奴氛未

靖。虜焰復張。中外搔然。誠使內政克修。外攘可必。不然天

下事將有不知所底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臣固願

皇上之早圖也。然而維持匡救。則在相。臣位絕百

僚。主心每有所嚴敬。而地聯密勿。精意又易足感通。臣每

謂國家有大政大疑大兵大獄。舉朝不勝其杞慮。而相臣

可以正色收之。弼士不得于補牘。而相臣可以票擬挽之。

今誠得主德清明。黎民安阜。邊陲寧謐。相臣之事業光。而

言官之議論省矣。茲者揆席師濟。為

歷朝未有之盛。然皆

先帝所簡拔以授之

責成相臣

以擱擊陪  
祀諸臣  
以陵寢重

皇上者也。共思付託之隆，各竭篤恭之悃。自矢臯夔，致主堯舜，以無愧于顧命之惓惓也。

僉都御史李宗延劾克橫內使李添祥、王昇。

命降級調用。○免湖廣灾傷田租。

### 申明銓政

一、教臣起文，凡選官自京外以逮倉廵，皆從原籍起文。縣州府司責保認于印信，嚴查勘于里鄰，于以防詐冒。一、官守也，至于舉貢選教，則不然。投一紙親供，遂入條目，想謂此輩受養鹽之苦，由禮義之門，既不欲勞以文移，自不致為奸弊耳。然不知中間丁憂事故，皆不可知。萬一京棍市滑，探本生來歷，偽投一供，領選而出，誰執其咎？似不容省此文，以疎防奸之具者，但府司守候，勞費為難，止于本州縣起文，給印信付執，投部驗明聽選。凡無文者，俱不准送，著為例。一、疏通衛幕，凡衛經歷，三年考滿註冊，報六部九年考

滿給由，赴部有過，對品選州判無過，給恩典，升正七品。選都司副斷事，此舊例也。今以九年之考滿數輩之候缺，為河清難俟，則無如改九年而六為便。滿日聽該管司府給文赴部，考日監貢考文，吏承考招其一等，選州判，二等，選布政都事，副理問，三等，給恩典，致仕，四等，經歷致仕，永為定例。

### 鎮江復陷

三衛情形，據登州水寨把總趙賢佐塘報，奴酋將劉愛塔封作總督，蓋伏金三衛鎮守總兵李千摠，封作金州游擊，惟伏州單游擊不從，收聚遼人壯丁，約有五六萬。盡赴長山島，達賊駕桴渡江，被水滄歿一半。正在相持，遇見卑職冠帶偵探官遼人張進忠，報了單進忠，得此消息，俱聚住長山島，望救至急。卑職船隻調往鎮江，止剩唬船十五隻，誠恐勢孤，不便接應。事于軍機理合先具塘報，請兵請船，仰望作速催發前來。卑職候風順先赴長山島接應等情。到鎮據此，理合塘報。鎮江情形，二十六日，據原差同參將王紹勳都司嚴正中，督陣紅旗千摠李應坤，水兵摠練孫應麟，差定波州兵張才齋執票帖前事，據稱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至鹿

單盡忠不  
志 朝廷

綱隱

可恤可恨  
魯拾幾碎

高因風不順各船停泊本島二十八日夜王叅將令諭  
李守備孫守備知悉昨據遼民穆亮等稟稱鹿島岸上  
浪山等屯居民數千望出水火仰切雲霓近聞兵船  
將至偶值賊黨擾害地方一時奮激聚眾擒拿數十達  
賊解獻恐賊怒恨不時兵至則此輩無唯類矣今吾等  
既來招撫豈忍坐視塗炭况民多義聚者正收拾人心  
之時諭令應坤等撥唬遼等船五十隻親督招渡各民  
家屬安置島中使眾民無內顧之憂可奮直前之勇不  
惟拯民命亦且收復民生乞作速統船前渡等因到職  
蒙此應坤等即督遼船四十三隻于二十八日五更開  
得辰明到浪山等屯其把總袁進旅順中軍周名世奉  
嚴都司令亦撥唬船十三隻定波船十隻前來應援招  
渡得民一千三百名口拏獲達子四名達馬四匹賊報  
如賊發達子八十分撥各島又因廣寧差去都司毛文  
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偽官被賊首大發賊兵三四萬  
來鎮江毛都司走入朝鮮去訖應坤等船兵甚少又無  
大兵應援只得同所載遼民暫棲鹿猪諸島等處本日  
即據被難遼民駕獨木船來無數哭聲震天咸稱達賊  
已于二十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槩屠戮燒毀民房  
不知其數等情應坤等到鎮江目及逃難遼民三萬餘

名口已渡過朝鮮梅海一帶存活毛都司先于二日前  
送過朝鮮去訖以各島避難遼民尚有二三萬等情稟  
報到院又准鎮江沈總兵移報相同除一面選差南兵  
把總李天培管解各兵兩箇月糧餉到彼今在彌昂堡  
守候行監軍道梁副  
使到彼相機調度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隘甲車輛及借援兵馬

上命該部催發

特保定戰車業已解到許多該部漫置不收不支令解  
車者有守候之苦請車者無緩急之用恤民之仁急公  
之義果  
何居與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值深秋大雪驟集宜亟發帑

金賜衣帛以恤征東將士

遼東巡按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歿之將張神武

何月定言錄

卷之二

九月

上命本兵議復

可以無死  
而歿之斯  
謂殉義之  
士

按張神武温然之度斐然之章第謂武科中之稠雅者耳乃遼潘繼陷寒騎渡河明知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即所部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敗則非獨奮不顧身其忠義乎結更有足多者夫獎忠之與查迺同歸一意惟以神武未知名之將洒血沙場便登組豆則二三大神抱頭而竄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魂將慚愧欲歿因圖西偷之水以樹曹子之烈未必非此舉風勵之也是典惡可以已

經畧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陷亡策遼者專屬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畧之議而臣方倉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不虞僉議為是仍即用職及經畧巡撫臣先曾言山東緩地不宜增兵而始悟登萊建議之非又見催水兵催監軍出關疏若皆以

津門為緩而始悟天津建設之非臺省言山海不能遙制廣寧又言經畧仍宜屬巡撫臣宜留本兵而始悟山海駐札之非有是夫三方雖設而于遼無益也部議登來用兵外該兵八萬山海關六萬半任寧前半任關上有事則盡併入廣寧一路然登津撫臣屢呼兵餉該部權其緩急輕重率置之高閣有是夫三方雖為遼設而兵馬錢糧不與無益也又不徒無益而已且又危之昨見撫臣遼局愈變愈危一疏言兵曰援遼原為遼用今留于登萊天津雖為遼而與遼遠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又言關上駐兵未見別議若以援兵充之恐自此後出關之兵益寡是臣兵當

別議而不宜留原調援兵也。其歸重則在向者彼分而我專，故用奇可以制勝。從此彼專而我分，非全力難以圖存。是兵留則我分，分則遼危而撫臣遂憂不知所出也。然孰爲分我之勢者而三方者是？即他日廣寧有不可知之事，而議三方亦于是乎危而憂不知所出矣。顧繇此登津兵尚無留關上，僅留二千而廣寧之全力故在，猶可用奇以制勝也。臣于此際極費躊躇，欲徑請撤登津兩路，仍還廣寧以向者之專，但眼見鐵山鎮江長山島諸事，而謂于遼遠者皆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三方之設非真于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担。伏乞勅下兵部會同戶部、總督三部及督撫兵科，其策應鐵山之役，謀同撫臣，欲截賊歸來，未嘗不亟爲救援，而卒不能以救援者，非臣爲異也。鎮江鐵山之救

前旨所謂牽制之師，非進剿之師也。牽制且未能，進剿何容易？臣于廣寧恢復根本，而不敢輕有舉動，以求萬全者，或于就裡窺見一二而非爲異也。此等情形，臣所以書言之而又以疏言之，可以告諸臣，可以告

君父，書畧詳。臣疏與公書無異也。臣意在慎重，而謀襲蓋州，斷賊還路，以解鐵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軍，甲

馬督責鎮道厲兵秣馬以待西虜之至安見出奇制勝之  
不同干撫臣也者而決主守撫臣雖意在乘機而襲蓋州  
之謀且欲之而以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舉孰能禁之  
而自謂無如不能何又安見老成長慮之不同于臣也而  
決主進臣書與撫臣無異也臣自廣寧行時與撫臣約曰  
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遣人往監其師道長安  
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  
事尚未諧且自據堅守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造  
完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西  
虜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車

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為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有  
揭矣如決主守而西虜果來我且得不應乎况以西虜之  
來而不得不進進非決主于我又以西虜之不來而不得  
不守守非決主于我亦何難于上聞者臣思兵機之變頃  
刻呼吸間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密奏時之機或非會  
議時之機  
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于○因  
形制變之妙不能無滯碍法無中制是或一道也今樞臣  
曰撚指秋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幸  
矣懇惟

皇上斷乃成。此決主進者也。撫臣曰：廣寧城池士馬一切防禦之具不及曩時之一，而我欲制賊死命，使其不來，恐豪傑不足以馳，又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可以成功。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又決主進者也。夫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毫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兵法議難守易，不能制賊死命，使其不來，俱不能守也。能往攻而制賊死命乎？少既可以成功，而見兵堪戰者，度可三萬亦不少矣。是未可以過河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聞兵者機也，矢腕于機，機腕于手，親手握機者，而後可以審機。惟親眼見機者

而後可以應手，以臣與撫臣且隔一手，且差一眼，而况于樞臣。臣願樞臣虚心以待撫臣之自決耳。若夫兵之多寡，強弱何如，馬之肥瘠，多少何如，器甲不可不堅利，何如，人心憤怯何如，西虜可倚何如，臣前一明白，撫臣屢疏催兵馬甲仗，且言抄酋中奴餌而遁也，豈有異哉。除已彼情形，進守機欸，仍准撫臣會奏，董先明互異之故，統惟鑒察。

寬政戊午

祥雲菴常任





